关注新诗的三类意象

——兼谈必修新诗教学与新高考考查的关系

今年9月，多身份已进入新教材，随着新教材的不断推进，新高考也随之而来。开学伊始，公号会持续关注新教材、新高考，关注新教材与新旧高考的关系，关注旧高考与新高考的衔接。今天推出的文章，结合新教材第一单元现代诗歌内容，思考现代诗歌教学与新高考试题考察的关系。

要真正走进诗歌，感受诗歌的情感，第一是要读，其次是要品，尤其是品味诗歌的意象，因为意象是诗歌中融入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，是品味诗歌情感的钥匙。品味意象，一要落实诗中的语言，分析思考；二要结合意象本身的特点展开联想；三要分析意象，品味意境，即理解诗中意象的特点及意象传达的基本情绪。在分析意象时，要注意意象的三种类型：

一、描述性意象

在现代诗中，诗人用得最多的还是描述性意象，意象最基本、最普遍的作用还是被诗人用来描述景物与事物，并借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。例如，徐志摩的代表作《再别康桥》，这首诗描写诗人在康桥泛舟寻梦，潇洒而来，又潇洒而去，诗人展示了一系列描述性意象，有“云彩”“金柳”“夕阳”“波光”“青荇(水草)”“清泉——虹——梦”“星辉——歌——笙箫——夏虫”……这些意象都围绕、衬托着“寻梦”的主题。从开始“轻轻的”到结尾“悄悄的”，从“作别西天的云彩”到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展示了诗人无声胜有声的“沉默”“沉思”的情感历程。

描述性意象或现实生活意象，在《再别康桥》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两首诗中用得较多，如前一首诗中的“云彩”“金柳”“波光”“水草”“星辉”“夏虫”等，后一首诗中在对大堰河辛苦劳作的生活场景的描写中，诗人用了集束描述性意象群，渗透了诗人对大堰河悲惨身世和凄苦命运的深切同情。而像《雨巷》中的“丁香”“姑娘”等，则为比喻性意象或象征性意象，我们初中学过的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一诗中的“土地”“黎明”“河流”“歌唱”等，也属于这类意象，它们表达的诗人的思想情感丰富、深刻，更吸引人，因而更值得揣摩、品味。

诗歌中有时使用大量描述性意象，构成意象群。这些意象群组成的整体画面，往往具有象征或隐喻之义。如全国模拟卷曾经考查过“九叶派”诗人辛笛的作品《刈禾女之歌》：

大城外是山

山外是我的家

我记起家中长案上的水瓶

我记起门下车水的深深的井

我的眼在唱着原野之歌

为什么我的心也是空而常满

金黄的穗子在风里摇

在雨里生长

如今我来日光下收获

我想告诉给妹妹们

我是原野上的主人

风吹过镶刀下

也吹过我的头巾

在麦浪里

我看不见自己

蓝的天空有白云

是一队队飞腾的马

你听 风与云

在我的镶刀之下

奔骤而来

诗歌中那金黄色的麦穗，勤劳的女伴，朗照的阳光，闪亮的镰刀，鲜艳的头巾，蔚蓝的天空，飘浮的白云，这一系列明丽清新的意象形成了意象群群，岂不正是作者渴望的那种五彩缤纷、宁静和谐、广阔厚实、勤劳淳朴的文化之境的象征吗?

作者心驰神往的绝不仅是远离现实的世外桃源。“九叶派”崛起、成熟于抗战后中国黑暗与光明交错，方生和未死更迭的特殊年代。他们曾于《中国新诗》创刊号代序中指出：“我们原先生活着的充满了腐朽气息的房屋在动摇，我们原先生活着的阴暗沉滞的空间在崩溃”，“到处有历史的巨雷似的呼唤：到旷野去，到人民的搏斗里去!”据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作者的诗正是在时代风雷的感召下，对行将瓦解的黑暗王国的无情诅咒，对渐露曙光的崭新世界的热烈憧憬，对在斧头镰刀指挥下人民正在勤奋收获的衷心向往。否则，我们便无法理解作者为何精心选择了经风沐雨、喜割麦穗的收获季节，为何特意强调“我是原野的主人”，何以把白云喻为“一队队飞腾的鸟”。

二、比喻性意象

比喻是诗歌最基本的表现方法之一。比喻的主要任务是使诗歌作品形象化。在诗歌中，用作比喻的意象可称之为比喻性意象。比喻有明喻、暗喻之别。明喻要求本体、喻体都在诗中出现，并在两者之间加上“如”“似”“若”“像”“仿佛”一类表示比喻的词语。在明喻中，本体与喻体有某些相似之处，但两者不是等同关系。

例如：“像云一样柔软/像风一样轻/比月光更明亮/比夜更宁静——/人体在太空里游行。”这是艾青看了俄国舞蹈家乌兰诺娃的芭蕾舞《小夜曲》后写的诗。比喻中的本体是舞蹈家的“人体”，喻体则是“云”“风”等等，现代诗歌中的意象，通常使用“暗喻”(或说“隐喻”)和“曲喻”的手法。

所谓暗喻，就是本体和喻体都出现，中间没有比喻词。如果在诗歌中处理得当反倒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。

例如：“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。”闻一多的《死水》把黑暗的旧中国比作“一沟死水”，全诗是一种隐喻，它以一沟死水比喻那个黏滞得流不动的、沤得发臭的、完全丧失生命力的社会现实。

三、象征性意象

象征性意象。象征是指借助事物的外在特征，寄寓作家某种深邃的思想，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法。现代诗歌中的象征性意象可以表达某种特定的意蕴，例如：“太阳是光明的象征，鸽子是和平的象征，豺狼是残忍的象征，羊是温顺的象征，孔雀是骄傲的象征，玫瑰是美丽的象征，百合花是纯洁的象征……”现代诗中，同一个意象在不同诗篇中的象征性可以是不同的。狼可以象征残暴，但有的场合也可以象征野性，自由不羁等等。所以，现代诗中的意象其象征性往往是不确定的。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，可随着读者的不同角度、不同背景而转移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。

又如，艾青的《礁石》：

一个浪/一个浪/无休止地扑过来/每个浪都在它的脚下/被打成碎沫/散开……/它的脸上和身上/像刀砍过的一样/但它依然站在那里/含着微笑/看着海洋

这首诗中的“礁石”显然是一种拟人(有身体、有脚站在那里、脸上含着微笑)的象征性的意象。但它究竟象征什么具体的事物，读者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力，没有唯一的、明确的界定。所以说，象征性意象能引发人们联想的多义性、不确定性，开拓出自由想象的空间。

因此，在教学闻一多《红烛》和雪莱《致云雀》时，要关注“红烛”意象、“云雀”意象，这些意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象征性意象。挖掘意象背后的象征含义，应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。